

提高警惕堅決肅清 暗藏在廠礦中的敵人



遼寧人民出版社

提高警惕堅決肅清
暗藏在廠礦中的敵人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388·787×1092 耗 墨·1印張·18,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079 定價：九分

我是怎樣識破暗藏反革命分子李仲民的

王 品 一

暗藏在我們礦山機器廠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李仲民已被瀋陽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現在我就來講一講我是怎樣識破並檢舉了這個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經過。

當我到鉚條車間參加生產不久，一天突然全車間停止生產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心裏很驚奇。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因為我們車間的產品質量低劣，暫時不能繼續生產，而且這樣的事情曾不只一次地發生過。當時我再三地想：產生這樣的事故究竟是什麼原因？是我們的技術低呢？還是有什麼別的問題？這時在我們車間裏唯一的“技術員”李仲民，不但不研究怎樣才能提高產品質量，反而拉扯一些人談論女人，談論如何搞對象，這種現象很使我覺得奇怪。這時候，我又看見一件很痛心的事情，就是車間外面扔掉的化學藥品約有四噸左右，我了解以後知道是“技術員”李仲民在研究產品質量時用過的。他每次拿三、四百公斤藥品進行試驗，實際上只用幾斤，其餘的藥品都扔掉了。當時我想，為什麼這個“技術員”對車間停止生產不痛心，對國家財產這樣不愛護呢？因而引起了我對他的注意。

在我和李仲民的日常接觸當中，我進一步發現他很多的反動言論和行動。例如，他對我們青年工人說：“你們在這廠子是一級工，只掙一百多分，如果到別的廠子就可以做八級工，能掙三百多分”“你們的福利太不好了，有主任領導，你們的福利別想搞好”“你們工作表現都不壞，本來够入團了，但由於主任不關心不培養你們，你們別想入團。”他還惡毒地說：“叫車間三個月完不成任務，主任就得垮台。”當時我想爲什麼這個“技術員”這樣和車間主任鬧對立呢？他爲什麼要挑撥離間呢？他爲什麼這樣對生產、對國家建設絲毫沒有熱情呢？以後我就更加對他注意了。接着又發現他在研究產品質量的工作中，根本就沒有用心研究，而是以研究產品質量爲名，故意向領導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比如要自動化設備、保健飯和各種福利等，並說“沒有一百四十度暖氣，不給自動化塗藥機，產品質量就不能好”，使領導爲難，藉以拖延生產，使生產不能進行。該犯還拉攏一些落後工人，組織小集團，打擊領導，挑撥工人和領導的關係，製造罷工。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間有一天，車間暖氣沒有了，廠房內很冷，當時李仲民就乘機大肆煽動職工說：“今天法西斯管理工廠是不行的；主任叫鍋爐房把暖氣都閉死了，不給暖氣咱們就罷工！”事後經過了解，原來是李仲民小集團的人叫鍋爐房閉的，有意製造罷工。當時我想這人太反動了，我就把這些情況彙報給組織上了。後來當我了解到李仲民在偽滿時當過警尉，是國民黨三青團員時，更使我清楚地認識到他是一個隱蔽下來的反革命分子。但是，

組織上屢次告訴我說：“光靠你一個人監視他和揭露他的陰謀活動是不行的，必須團結羣衆，幫助被他拉過去的工人提高覺悟，使他們轉變過來，明確階級立場，不再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更全面的揭露反革命分子李仲民的各種破壞活動。”因此，我就盡最大的力量團結羣衆。例如，被李仲民拉過去的工人楊鳳山，到撫順學習回來後對我說：“李仲民這人技術太保守了，我到撫順學習了七天，比跟他學習三年還多的多。”我看他有了轉變，就抓緊幫助他，和他團結一起，結果知道了楊鳳山在去撫順時，李仲民曾告訴他不要學習理論，只帶幾個公式回來就可以了。這就是說不讓別人掌握技術，他好利用“獨有的技術”來欺騙領導，蒙蔽別人，更加狠毒地利用技術進行破壞。又如被李仲民拉過去的工人邱洪俊，由於領導的教育，也醒悟過來了，揭發了李仲民的破壞陰謀。李仲民曾囑咐邱洪俊說：要在生產中多用“氧化鈦”，這是一種貴重的藥品，需要向國外訂貨，用完了生產就得停止。這充分暴露了李仲民的破壞陰謀。還有一次，在一九五四年七月間，作完八噸零八百公斤的電鐸條時，他突然說：“唉！藥方子裏面怎麼忘寫了一樣鐵皮呢？我太馬虎了。”我一聽非常氣憤，已經造成廢品才說話，這決不是馬虎，是有意的破壞。

在我向人民公安機關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李仲民時，在工作時間內寫材料不行，在宿舍寫又怕失密，於是我就利用休息時間，到別的地方去寫。我想到要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必須做好一切保密工作，因為反革命分子是很狡猾的。

我自己這次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深深地受到了教育。我更深深體會到黨的偉大和正確，黨給了我鬥爭的力量。當反革命分子對我進行打擊報復的時候，當反革命分子在羣衆中誣蔑我是“壞蛋”、“奸臣”、“假積極”的時候，當一部分有落後思想的工人一時被他拉攏過去，使我在車間形成孤立的時候，我是感到很難過，但黨支持了我，鼓舞了我。我認識到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們就不能順利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沒有退却，我和大家一道堅持了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直到完全勝利。

（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瀋陽日報”）

保持高度警惕的施工員張玉琢

文 英

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在瀋陽市公安局召開的防奸治安模範大會上，表揚了建築工程部第一機電安裝工程公司施工員張玉琢時刻警惕敵人進行破壞的模範事蹟。

事情開始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公司決定興建辦公室、食堂等暫設工程，這項施工任務就交給施工員張玉琢了。他剛從鐵西工區調回來，接受這項任務之後，馬上來到了現場。

在工地上，張玉琢看到堆滿了的新木料和木匠們正在製作的房架，覺得不對頭：為什麼房架間距離這麼密，而且所用的木料都是新的呢？這多浪費啊！他馬上回到辦公室詳細地審查了圖紙，結果發現在設計上出了錯誤，

房架間距離寬爲一公尺二，是不合乎設計標準的。經他仔細地研究得出房架間距離正確標準應爲二公尺二到二公尺五。如按原設計施工就要給國家浪費四十一排木料、八十二個人工，還要拖延五天工期。想到這，他馬上去找基建科負責人反映情況，並提出重新審查、修改圖紙的合理要求。但官僚主義的領導幹部却說：“圖紙我審查過了，是正確的。”當天晚上張玉琢躺在床上睡不着，他想：我是個共產黨員，要堅持原則，不能讓國家財產這樣浪費。於是他爬起來將施工員張午鐸設計錯誤的事實和自己修改圖紙的建議寫成了書面材料，第二天分別報告給公司、黨委、經理、保衛科和監察室，在黨和行政的支持下，基建科才不得不召開科務會議進行討論。會上，張玉琢提出了自己的合理化建議，但進行錯誤設計的張午鐸却極力辯解說：“我是根據力學設計的，房架間距離應當爲一公尺二，要是距離改爲二公尺五，將來房子被壓塌了我可不負責。”張午鐸真是根據科學理論設計的嗎？會後經技術員的科學鑑定證明張午鐸的設計並沒有科學根據，而張玉琢的建議是正確的，他的意見被採納了。

事後，張玉琢就想：張午鐸是個知識分子，技術水平比我高，爲什麼把這樣並不複雜的一般平房圖紙設計錯了，而且還堅持錯誤，是不是有意識地浪費國家財產？從此他對張午鐸這個人就開始注意了。

不久，張午鐸製作的訓練班工程計劃又公佈出來了。張玉琢試探了一下，也製作了一份同樣的計劃。一核對，發現又出了錯誤：在張午鐸的計劃裏，砂子、白灰等材料

在計劃上都少了一半以上。他又將這一情況及時反映給施工組長崔福順，可是這時工程已經開工了，地基還沒打完，砂子就沒有了，三十多名瓦工和力工只得停工待料。後來領導上採取了緊急措施，用“就地取砂”的辦法，才使這次“計劃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失。

第二次的錯誤，引起了張玉琢更大的懷疑。他聯想到張午鐸在第一次計劃錯誤被揭發後，曾在背後煽動木匠劉文珍拒絕他的領導；又注意到張午鐸下班後經常往外跑；還有一次在勞保卡片上看到上面記載着張午鐸在偽滿時曾當過日文教員，做過股長，以後突然又學瓦匠；他想偽滿時會日本話的最吃香，為什麼以後能學瓦匠呢？想到這些，他更提高了警惕。以後，他就常常有意識地到張午鐸所領導的十二工地了解工程情況，並認真檢查。果然，這個工地的施工“錯誤”還不斷發生：蓋第一棟平房時，沒有留煙道；蓋第二棟房子時，煙道留在窗戶口上；蓋第三棟房子時，煙道又留在房架子上。張午鐸的錯誤被揭發後，嘴裏還是緊說：“真是馬虎大意了！”張玉琢想：這哪是馬虎大意呢？別說你是個施工員，連個普通的瓦匠也知道蓋房子要留煙道呀！何況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就更不應該出錯誤。張午鐸分明是想把煙道放在窗戶口上，房子蓋好後，一燒火，煙順着木頭冒，就要發生火災。一錯再錯，還能總錯嗎？這些引起了張玉琢更大的警惕，他及時把所有情況都彙報給保衛科和黨組織。

有一天，張玉琢又到張午鐸領導的工地和木工班木工組長閒聊天，發現這個工地的瓦工工資每天能掙八元

多，感到很奇怪，他心裏盤算着：無論哪個工種，最高工資每天沒有超過四元的，爲什麼瓦工工資能得到八元，其中一定有問題。他將這個問題報告領導上以後，在追查過程中，張午鐸又以“多勞多得”來進行辯護，但是最後到工資科深入追查，終於弄清了是因爲張午鐸將瓦工包做的九十九個“窗礪”活，在任務單上多畫了個“零”，變成了九百九十個，因此工人的工資提高了。張午鐸企圖以此收買人心，給國家造成浪費。經張玉琢發現後，及時追回了多付出的二百多元工資。

就在這時，公安部門對張午鐸的來歷和破壞行爲已偵查清楚，原來這傢伙是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被瀋陽市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了。審訊證實張午鐸在解放前曾任蔣匪軍法處長、偽滿勞工大隊長，有血債，強姦過婦女，民憤很大。解放後，隱瞞罪惡歷史，混入我基本建設隊伍，多次利用技術職權進行破壞，造成工程質量低劣，返工二十多次，如不及時發現糾正設計、施工當中的錯誤，將給國家造成更大的損失。

張玉琢繼續保持着高度警惕。以後他又揭發了比較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分子的材料十多件。他常說：“反革命分子雖然頭上沒貼帖，可是只要我們隨時隨地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敵人都沒處躲藏。”

（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遼寧日報”）

堅決和反革命分子作 鬥爭的劉永泰

胡 泳

頭些日子，我訪問了協助工廠保衛部門破獲暗藏在大連工礦車輛廠的反革命分子徐書傑案件的劉永泰。

劉永泰是個有十多年工齡的老工人，是個共產黨員。劉永泰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被調到生產科作計劃工作的。在他被調到這個科工作的時候，黨曾教育他說：計劃工作是指揮全廠各個車間生產的，計劃工作要作不好，全廠的生產就要發生混亂，對國家的損失是不可估計的。劉永泰感到自己肩上擔負了重大的責任。

當時，反革命分子徐書傑也在這個科裏工作。劉永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頭一年當中，並沒有多注意他，只是感覺這個人工作不壞，不僅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能及時完成，還能在業餘時間幫助別人工作。但是劉永泰又感覺到這個人不夠實乎，表面上工作挺積極，對人總是“好，好，好”。背地裏却逢李說張，逢張說李，有時候還說些莫名其妙的怪話。劉永泰雖然感覺到他有這些毛病，但也沒有注意，而且又常聽到有些領導幹部還常表揚他，在一年的期間就給他提了兩次工資。他想：領導上看的清楚，他大概是個“好同志”吧。所以，平日除了給他提提意見，幫助他克服缺點外，也沒有多注意他。

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劉永泰感覺徐書傑這個人

越來越有些反常。表面上看來，他的工作比過去更“積極”，但是神色變了，怪話多了，又常和一些歷史有污點的人接近，對黨員、團員同志，特別是對劉永泰，三句話沒說完就“噲”上了。劉永泰感覺奇怪，一個人的思想變化一定是有原因的。劉永泰想：他對工作不滿嗎？不是，素日可以看到他對計劃工作是非常有興趣的；他對工資不滿嗎？不是，在這一年期間他已經被提了兩次工資；他對領導上不滿嗎？也不是，領導幹部還經常表揚他。劉永泰一時找不到原因，就把這個情況放到心裏了。後來，劉永泰和同志們閒談的時候，知道徐書傑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在這年八月帶着血債潛逃的時候，被公安機關逮捕了。這個惡霸地主爲了逃避人民對他的懲罰，畏罪自殺了。劉永泰聽到這個情況後，把徐書傑的表現聯繫起來一想，便開始對他有了懷疑。

正在這個時候——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末，徐書傑負責編製作業計劃的第五、第六兩車間，發生了按作業計劃完成了任務、但按國家計劃却沒有完成任務的離奇事情。在十一月份，這兩個車間給鞍鋼工地和森林區製造翻底車、鋼錠模搬運車、森林機車以及壓路車等五種重要產品。工人們爲了完成這一光榮任務，日以繼夜地工作，火熱地投入了勞動競賽。當工人們按照作業計劃完成了任務時，突然發現作業計劃編製錯了：有些部件多編了，有些部件少編了，部件和部件配合不一起，因此就完不成國家計劃。這樣就大大的打擊了工人們的生產情緒。但是，編製這個作業計劃的徐書傑，一面“檢查”自己“業務水平

不高”，“不懂生產技術”等，一面又反咬一口說：“這個計劃是經過領導上蓋章批准的啊！”當時，有些幹部也附和着說：“計劃工作很複雜，不能不出錯”，“這事也不能完全怪老徐”等。結果這件事就這樣放過去了。

劉永泰注意了這件事情，他想這能說是“業務水平不高”的事情嗎？比如翻底車“填料壓圈”這種部件，廠部計劃明明規定是六十個，徐書傑從哪裏能編出四十五個，一下子怎麼就少了十五個呢？再比如“頂鐵”這種部件，廠部計劃規定是十五個，徐書傑根據什麼要編二十九個，又多了十四個呢？他越想越感覺不對頭。他又想：我們工人是一滴汗一滴汗地爲國家積累財富，這一下該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失啊！他感覺徐書傑是誠心破壞生產，但是又怕懷疑錯了好人。最後他想：不管怎麼樣，今後可一定不能讓有錯誤的計劃發到車間。於是他就把徐書傑編製的十二月份計劃找出來校對，發現計劃上有的地方用紅字表示“砂型”工序半成品的數，用藍字表示“風鑪”工序成品的數；但有的地方用藍字表示“砂型”工序半成品的數，用紅字表示“風鑪”工序成品的數，這樣顛三倒四，分不出到底成品和半成品各是多少。劉永泰發現了這個情況後，及時彙報給領導，並在黨的小組會上提出來讓大家警惕。後來，領導上對徐書傑編製的計劃一檢查，果然發現了成品計劃數比半成品計劃數多。沒有半成品，成品從哪裏來呢？這不是誠心要使生產混亂和破壞生產嘛！但是，個別領導幹部聽信他的“業務水平不高”，“工作馬虎”等鬼話，就又讓他滑過去了。

劉永泰這時更警惕起來了，他雖然還不能肯定徐書傑是個反革命分子，心裏可常把徐書傑的所作所爲拿來和反革命罪行相比。劉永泰把自己知道的情況都反映給工廠保衛部門，一面在心裏核計：現在自己應當如何和大家一起，控制住計劃發放的關口，不讓有錯誤的計劃發到車間。於是他就和科裏的一些同志研究，互相作好計劃銜接和校對工作，並加強保密工作。這樣做以後，劉永泰在徐書傑編製的計劃中，就發現了不少把數字“3”錯寫成“5”，或把“5”錯寫成“3”的現象；也有把單位的“個”錯寫成“組”，或把“組”錯寫成“個”的時候。這些“錯誤”都及時糾正過來了。

劉永泰等人這樣做了以後，激起了反革命分子徐書傑對劉永泰的仇恨，他千方百計地想對劉永泰進行報復，打擊他的積極性。徐書傑拉攏一些歷史有污點或來歷不明的人組織小集團，處處找劉永泰的“漏子”，進行諷刺打擊。徐書傑曾對他的一夥人說：“對劉永泰咱們誰也不用理睬，他說一，咱們說二，不好就噙他！”他們又給劉永泰起個外號叫“小股長”，到處喊叫着諷刺他。劉永泰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爲是爲了維護黨的利益，在黨的支持與鼓勵下，堅持了互相校對計劃的工作。

徐書傑看到光用這一種手段還治不倒劉永泰，就又採取了“爭取人”“拉攏人”的手段，企圖孤立劉永泰，使他情緒消沉。比如，有一個職員過去和劉永泰很好。有一次，這個職員對工資不滿，劉永泰給他講道理，打通思想。徐書傑看到這一情況，就當面反駁劉永泰，並對這個職員

說：“我看你的工資就是不合理，應當找領導上解決！”這個意志薄弱的職員聽徐書傑這樣一說，感覺徐書傑是最“同情”他的人，就和劉永泰疏遠了。徐書傑把這個職員拉過去以後，又對他說：“劉永泰淨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今後再不用理他！”這個職員以後就成了徐書傑攻擊劉永泰的幫手。徐書傑又對思想麻痺的個別領導幹部進行挑撥中傷，說劉永泰“自高自大”、“工作主觀、不信任同志”等。這樣一來，不但徐書傑一夥人一唱一和地打擊劉永泰，個別領導幹部也批評劉永泰，並把徐書傑給劉永泰起的“小股長”的外號，當做是“羣衆的呼聲”。

劉永泰知道這些情況不對頭，但是又不知道這是圈套，一時沒想開，情緒有些消沉了。就在這個時期，徐書傑把停產的一百二十噸水壓機的舊圖紙又發到車間生產，結果造成了積壓。劉永泰發覺了這個情況，及時地向黨組織和保衛部門反映了情況，在黨的教育和支持下，他識破了這個圈套，就更加警惕起來，繼續作互相校對計劃的工作，堅持與徐書傑作鬥爭。有一次，正趕上劉永泰值宿，他接到了一批必須馬上生產的緊急任務。劉永泰怕把這個任務交給徐書傑弄出毛病，就不顧休息，連夜召集車間生產人員研究，把作業計劃編製好了。這時天已經過晌了，劉永泰疲倦得厲害，就把編製好的作業計劃交給徐書傑，讓他謄寫出來發到車間馬上進行生產。第二天早上，劉永泰一到廠就向徐書傑打聽生產的事，而徐書傑支吾了半天才說“還未謄寫”，這一下可把劉永泰急壞了。劉永泰把這個情況向保衛部門報告後，保衛部門便開始

對徐書傑的罪行進行了調查。

徐書傑感到自己採取打擊的手段使劉永泰消沉的辦法又失效了，便又採取了對劉永泰公開對抗的辦法。劉永泰要和他校對計劃時，徐書傑便反問：“你有什麼資格來審查我的計劃？”甚至拍桌罵起來了。有一次，在徐書傑的對抗下，有份作業計劃沒有校對。後來發現這份作業計劃中，有一批緊急任務需要最先生產，而徐書傑却把它排到最後生產。劉永泰把這個情況報告給領導後，才及時到車間把計劃修改過來了。由於劉永泰的堅持鬥爭，終於使徐書傑一次又一次地企圖利用錯編作業計劃破壞生產的陰謀沒能得逞。

在一九五四年末，劉永泰被一些同志提名為先進工作者的候選人。徐書傑利用這個機會，發動他的一夥人對劉永泰進行惡意的攻擊。在這個時期，劉永泰因忙於其他工作，對自己負責車間的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作業計劃雖然編製好了，但還未謄寫完。徐書傑就利用這個空子攻擊劉永泰工作拖拉。劉永泰心裏是有數了，他不怕這種攻擊，但是他可沒料到反革命分子的另一個企圖，這就是徐書傑攻擊劉永泰工作拖拉的同時，又跟着脛催促計劃，使劉永泰忙的抬不起頭來，就在劉永泰這樣“打了個盹”的機會，徐書傑把五十噸敞車作業計劃的八種重要部件都排到月末出產品，使下一道工序當月不能加工，使整個計劃不能按時完成。

這個錯誤計劃被保衛部門發現了。保衛部門的同志向徐書傑質問了這個情況後，警告他今後要注意；一方面

又囑咐劉永泰注意徐書傑的行動。但是，緊接着在二月份裏，這個喪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又一次蒙混過領導，又把錯編的計劃發到車間裏去了。

劉永泰把這個情況及時報告給保衛部門，又協助保衛部門查清徐書傑的反革命罪行，終於使這個立誓“爲父報仇”的惡霸地主的兒子、國民黨員、當了十多年反動軍官、一貫破壞生產的反革命分子原形畢露，被依法逮捕了。

反革命分子徐書傑案件被破獲了，劉永泰的革命警惕性更加提高了，他說：

“我們工人兄弟們都辛勤勞動，爲實現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但敵人是無時無刻不在想破壞我們，所以，我們也必須時時刻刻地警惕着，要記得，我們就是‘打一個盹兒’，敵人也會利用它來進行破壞的。”

*

*

*

反革命分子李仲民利用技術 在瀋陽礦山機器廠進行破壞的罪行

瀋陽市公安局最近依法逮捕了反革命分子李仲民。李犯潛藏在瀋陽礦山機器廠利用技術和職權，破壞產品質量、拖延生產計劃，直接給國家造成嚴重的損失。

罪犯李仲民係遼寧省新民縣第三區毓台村人，歷任日偽新民縣地方警察署留置場、東邊道警察大隊及平安

堡、興隆店、邱家屯、高台子、西大街、東大街、馬路、公發等偽派出所警士、警長、代理所長、執行警尉等反動職務，後又參加蔣匪三青團。在敵偽時期，爲日寇訓練自衛隊，抓經濟犯，一貫欺壓勒索羣衆。如李仲民任日偽西大街派出所代理所長時，居民孫會清告發妻子與蘇某通姦，李仲民不但不加追究，反而親自毆打無辜的原告孫會清，孫會清由於無處伸冤，氣憤萬分，釋放回家後即服毒自殺。當地羣衆對李犯極爲痛恨。

瀋陽解放時李犯隱瞞反革命的罪惡歷史，混入我國營工廠隱藏起來，並偽裝老實，躲過鎮壓反革命運動。論技術，李仲民倒是有，曾在日偽島田熔接所學過鐸條技術，後在蔣匪東北生產管理局第二鐵工廠專門製作鐸條，具有十餘年的技術經驗。剛進我國營工廠時也做出過好的鐸條，這對別具用心的李仲民，只不過是開始時“露一手”，以便騙取領導信任，竊取職權。

一九五三年，李仲民調任瀋陽礦山機器廠鐸條車間專責技術員後，他看到自己技術地位已經鞏固，在該廠又是獨一無二的鐸條技術員，即開始採取在關鍵問題上“招一把”的手段，大肆破壞生產。當時，各廠礦企業需用鐸條十分迫切，他便藉鐸條質量低劣之名，要求“停工研究”。一九五三年“停工研究”時，李犯又消極怠工，故意拖延時間，本來只需半月左右，結果“研究”了兩個多月，還只簡單作了物理性能試驗，就說“研究成功”了。他“研究”出的“四個米厘厚藥皮鐸條”，當時初步試驗，尙能使用，但後來大批生產時，他明知化學藥品“矽鐵錳粉”、“氧化鈦”